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世說新語 文學第四

1 鄭玄在馬融門下，三年不得相見，高足弟子傳授而已。嘗算渾天不合，諸弟子莫能解；或言玄能者，融召令算，一轉便決，眾咸駭服。及玄業成辭歸，既而融有「禮樂皆東」之歎，恐玄擅名而心忌焉。玄亦疑有迫，乃坐橋下，在水上據屐。融果轉式逐之，告左右曰：「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，此必死矣。」遂罷追。玄竟以得免。 2 鄭玄欲注春秋傳，尚未成，時行與服子慎遇，宿客舍。先未相識，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，玄聽之良久，多與已同。玄就車與語曰：「吾久欲注，尚未了。聽君向言，多與我同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。」遂為服氏注。

3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。嘗使一婢。不稱旨，將撻之，方自陳說，玄怒，使人曳著泥中。須臾，復有一婢來，問曰：「胡為乎泥中？」答曰：「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」

4 服虔既善春秋，將為注，欲參考同異；聞崔烈集門生講傳，遂匿姓名，為烈門人賃作食。每當至講時，輒竊聽戶壁間。既知不能逾己，稍共諸生敘其短長。烈聞，不測何人。然素聞虔名，意疑之。明早往，及未寐，便呼：「子慎！子慎！」虔不覺驚應，遂相與友善。

5 鍾會撰四本論，始畢，甚欲使嵇公一見，置懷中，既定，畏其難，懷不敢出，於戶外遙擲，便回急走。

6 何晏為吏部尚書，有位望，時談客盈坐。王弼未弱冠，往見之。晏聞弼名，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：「此理僕以為極，可得復難不？」弼便作難，一坐人便以為屈。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，皆一坐所不及。

7 何平叔注老子，始成，詣王輔嗣，見王注精奇，乃神伏，曰：「若斯人，可與論天人之際矣！」因以所注為道、德二論。

8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，徽問曰：「夫無者，誠萬物之所資，聖人莫肯致言，而老子申之無已，何邪？」弼曰：「聖人體無，無又不可以訓，故言必及有；老、莊未免於有，恒訓其所不足。」

9 傅嘏善言虛勝，荀粲談尚玄遠，每至共語，有爭而不相喻。裴冀州釋二家之義，通彼我之懷，常使兩情皆得，彼此俱暢。

10 何晏注老子未畢，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，何意多所短，不復得作聲，但應諾諾，遂不復注，因作道德論。

11 中朝時，有懷道之流，有詣王夷甫咨疑者。值王昨已語多，小極，不復相酬答，乃謂客曰：「身今少惡，裴逸民亦近在此，君可往問。」

12 裴成公作崇有論，時人攻難之，莫能折，唯王夷甫來，如小屈。時人即以王理難裴，理還復申。

13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，始與王夷甫談，便已超詣。王歎曰：「卿天才卓出，若復小加研尋，一無所愧。」宏後看莊、老，更與王語，便足相抗衡。

14 衛玠總角時，問樂令「夢」，樂云「是想。」衛曰：「形神所不接而夢，豈是想邪？」樂云：「因也。未嘗夢乘車入鼠穴、搗齏啖鐵杵，皆無想無因故也。」衛思「因」，經日不得，遂成病。樂聞，故命駕為剖析之，衛即小差。樂歎曰：「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！」

15 庾子嵩讀莊子，開卷一尺便放去，曰：「了不異人意。」

16 客問樂令「旨不至」者，樂亦不復剖析文句，直以麈尾柄確几曰：「至不？」客曰：「至。」樂因又舉麈尾曰：「若至者，那得去？」於是客乃悟服。樂辭約而旨達，皆此類。

17 初，注莊子者數家，莫能究其旨要。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，妙析奇致，大暢玄風，唯秋水、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。秀子幼，義遂零落，然猶有別本。郭象者，為人薄行，有雋才，見秀義不傳於世，遂竊為己注，乃自注秋水、至樂二篇，又易馬蹄一篇，其餘眾篇，或定點文句而已。後秀義別本出，故今有向、郭二莊，其義一也。

18 阮宣子有令聞。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：「老莊與聖教同異？」對曰：「將無同？」太尉善其言，辟之為掾。世謂「三語掾」。衛玠嘲之曰：「一言可辟，何假於三！」宣子曰：「苟是天下人望，亦可無言而辟，復何假於一！」遂相與為友。

19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，婚後三日，諸婿大會，當時名士、王、裴子弟悉集。郭子玄在坐，挑與裴談。子玄才甚豐贍，始數交，未快；郭陳張甚盛，裴徐理前語，理致甚微，四坐咨嗟稱快，王亦以為奇，謂語諸人曰：「君輩勿為爾，將受困寡人女婿。」

20 衛玠始度江，見王大將軍，因夜坐，大將軍命謝幼輿。玠見謝，甚說之，都不復顧王，遂達旦微言，王永夕不得豫。玠體素羸，恒為母所禁。爾夕忽極，於此病篤，遂不起。

21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，止道聲無哀樂、養生、言盡意，三理而已，然宛轉關生，無所不入。

22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，下都，王丞相為之集，桓公、王長史、王藍田、謝鎮西並在。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，語殷曰：「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。」既共清言，遂達三更。丞相與殷共相往反，其餘諸賢略無所關。既彼我相盡，丞相乃歎曰：「向來語，乃竟未知理源所歸。至於辭喻不相負，正始之音，正當爾耳。」明旦，桓宣武語人曰：「昨夜聽殷、王清言，甚佳，仁祖亦不寂寞，我亦時復造心；顧看兩王掾，輒嬰如生母狗馨。」

23 殷中軍見佛經，云：「理亦應在阿堵上。」

24 謝安年少時，請阮光祿道白馬論，為論以示謝。於時謝不即解阮語，重相咨盡。阮乃歎曰：「非但能言人不可得，正索解人亦不可得！」

25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：「北人學問，淵綜廣博。」孫答曰：「南人學問，清通簡要。」支道林聞之，曰：「聖賢故所忘言。自中人以還，北人看書，如顯處視月，南人學問，如牖中窺日。」

26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，劉理如小屈，殷曰：「惡，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。」

27 殷中軍云：「康伯未得我牙後慧。」

28 謝鎮西少時，聞殷浩能清言，故往造之。殷未過有所通，為謝標榜諸義，作數百語，既有佳致，兼辭條豐蔚，甚足以動心駭聽。謝注神傾意，不覺流汗交面。殷徐語左右：「取手中與謝郎拭面。」

29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，日說一卦。簡文欲聽，聞此便還，曰：「義自當有難易，其以一卦為限邪？」

30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，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，講小品。於時竺法深、孫興公悉共聽。此道人語，屢設疑難，林公辯答清析，辭氣俱爽。此道人每輒摧屈。孫問深公：「上人當是逆風家，向來何以都不言？」深公笑而不答。林公曰：「白旛檀非不馥，焉能逆風？」深公得此義，夷然不屑。

31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，往反精苦，客主無間。左右進食，冷而復暖者數四。彼我奮擲麈尾，悉脫落，滿餐飯中。賓主遂至莫忘食。殷乃語孫曰：「卿莫作強口馬，我當穿卿鼻！」孫曰：「卿不見決牛鼻，人當穿卿頰！」

32 莊子逍遙篇，舊是難處，諸名賢所可鑽味，而不能拔理於郭、向之外。支道林在白馬寺中，將馮太常共語，因及逍遙。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，立異義於眾賢之外，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。後遂用支理。

33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。良久，殷理小屈，游辭不已，劉亦不復答。殷去後，乃云：「田舍兒，強學人作爾馨語！」

34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，然於才性偏精。忽言及四本，便若湯池鐵城，無可攻之勢。

35 支道林造即色論，論成，示王中郎，中郎都無言。支曰：「默而識之乎？」王曰：「既無文殊，誰能見賞？」

36 王逸少作會稽，初至，支道林在焉。孫興公謂王曰：「支道林拔新領異，胸懷所及乃自佳，卿欲見不？」王本自有一往雋

氣，殊自輕之。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，王都領域，不與交言。須與支退。後正值王當行，車已在門，支語王曰：「君未可去，貧道與君小語。」因論莊子逍遙游。支作數千言，才藻新奇，花爛映發。王遂披襟解帶，留連不能已。

37 三乘佛家滯義，支道林分判，使三乘炳然。諸人在下坐聽，皆云可通。支下坐，自共說，正當得兩，入三便亂。今義弟子雖傳，猶不盡得。

38 許掾年少時，人以比王荀子，許大不平。時諸人士及林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，王亦在焉。許意甚忿，便往西寺與王論理，共絕優劣，苦相折挫，王遂大屈。許復執王理，王執許理，更相覆疏，王復屈。許謂支法師曰：「弟子向語何似？」支從容曰：「君語佳則佳矣，何至相苦邪？豈是求理中之談哉？」

39 林道人詣謝公，東陽時始總角，新病起，體不堪勞。與林公講論，遂至相苦。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，再遣信令還，而太傅留之。王夫人因自出，云：「新婦少遭家難，一生所寄，唯在此兒。」因流涕抱兒以歸。謝公語同坐曰：「家嫂辭情慷慨，致可傳述，恨不使朝士見！」

40 支道林、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。支為法師，許為都講。支通一義，四坐莫不厭心。許送一難，眾人莫不拊舞。但共嗟詠二家之美，不辯其理之所在。

41 謝車騎在安西艤中，林道人往就語，將夕乃退。有人道上見者，問云：「公何處來？」答云：「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。」

42 支道林初從東出，住東安寺中。王長史宿構精理，並撰其才藻，往與支語，不大當對。王敘致數百語，自謂是名理奇藻。支徐徐謂曰：「身與君別多年，君義言了不長進。」王大慚而退。

43 殷中軍讀小品，下二百籤，皆是精微，世之幽滯。嘗欲與支道林辯之，竟不得。今小品猶存。

44 佛經以為法練神明，則聖人可致。簡文云：「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？然陶練之功，尚不可誣。」

45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，後精漸歸支，意甚不忿，遂遁跡剡下。遣弟子出都，語使過會稽。於時支公正講小品。開戒弟子：「道林講，比汝至，當在某品中。」因示語攻難數番，云：「舊此中不可復通。」弟子如言詣支公。正值講，因謹述開意，往反多時，林公遂屈。厲聲曰：「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！」

46 殷中軍問：「自然無心於稟受，何以正善人少，惡人多？」諸人莫有言者。劉尹答曰：「譬如泄水注地，正自縱橫流漫，略無正方圓者。」一時絕歎，以為名通。

47 康僧淵初過江，未有知者，恒周旋市肆，乞索以自營。忽往殷淵源許，值盛有賓客，殷使坐，粗與寒溫，遂及義理，語言辭旨，曾無愧色，領略羈舉，一往參詣。由是知之。

48 殷、謝諸人共集。謝因問殷：「眼往屬萬形，萬形來入眼不？」

49 人有問殷中軍：「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，將得財而夢矢穢？」殷曰：「官本是臭腐，所以將得而夢棺屍；財本是糞土，所以將得而夢穢污。」時人以為名通。

50 殷中軍被廢東陽，始看佛經。初視維摩詰，疑般若波羅密太多；後見小品，恨此語少。

51 支道林、殷淵源俱在相王許。相王謂二人：「可試一交言。而才性殆是淵源峭、函之固，君其慎焉！」支初作，改輒遠之；數四交，不覺入其玄中。相王撫肩笑曰：「此自是其勝場，安可爭鋒！」

52 謝公因子弟集聚，問：「毛詩何句最佳？」邊稱曰：「『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』」公曰：「『訏謨定命，遠猷辰告。』」謂：「此句偏有雅人深致。」

53 張憑舉孝廉，出都，負其才氣，謂必參時彥。欲詣劉尹，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。張遂詣劉，劉洗滌料事，處之下坐，唯通寒暑，神意不接。張欲自發無端。頃之，長史諸賢來清言，客主有不通處，張乃遙於末坐判之，言約旨遠，足暢彼我之懷，一坐皆驚。真長延之上坐，清言彌日，因留宿至曉。張退，劉曰：「卿且去，正當取卿共詣撫軍。」張還船，同侶問何處宿，張笑而不答。須臾，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，同侶愕愕。即同載詣撫軍。至門，劉前進謂撫軍曰：「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。」既前，撫軍與之話言，咨嗟稱善，曰：「張憑勃窣為理窟。」即用為太常博士。

54 汰法師云：「『六通』、『三明』同歸，正異名耳。」

55 支道林、許、謝盛德，共集王家，謝顧諸人曰：「今日可謂彥會，時既不可留，此集固亦難常，當共言詠，以寫其懷。」許便問主人：「有莊子不？」正得魚父一篇。謝看題，便各使四坐通。支道林先通，作七百許語，敘致精麗，才藻奇拔，眾咸稱善。於是四坐各言懷畢。謝問曰：「卿等盡不？」皆曰：「今日之言，少不自竭。」謝後粗難，因自敘其意，作萬餘語，才峰秀逸，既自難干，加意氣凝託，蕭然自得，四坐莫不厭心。支謂謝曰：「君一往奔詣，故復自佳耳。」

56 殷中軍、孫安國、王、謝能言諸賢，悉在會稽王許，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，孫語道合，意氣干雲，一坐咸不安孫理，而辭不能屈。會稽王慨然歎曰：「使真長來，故應有以制彼。」即迎真長，孫意已不如。真長既至，先令孫自敘本理，孫粗說己語，亦覺殊不及向。劉便作二百許語，辭難簡切，孫理遂屈。一坐同時撫掌而笑，稱美良久。

57 僧意在瓦官寺中，王荀子來，與共語，便使其唱理。意謂王曰：「聖人有情不？」王曰：「無。」重問曰：「聖人如柱邪？」王曰：「如籌算，雖無情，運之者有情。」僧意云：「誰運聖人邪？」荀子不得答而去。

58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：「惠子其書五車，何以無一言入玄？」謝曰：「故當是其妙處不傳。」

59 殷中軍被廢，徙東陽，大讀佛經，皆精解。唯至「事數」處不解。遇見一道人，問所識，便釋然。

60 殷仲堪精核玄論，人謂莫不研究。殷乃歎曰：「使我解《四本》，談不翅爾。」

61 殷荊州曾問遠公：「《易》以何為體？」答曰：「《易》以感為體。」殷曰：「銅山西崩，靈鐘東應，便是《易》耶？」遠公笑而不答。

62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，及王家見婿，孚送弟俱往。時永言父東陽尚在，殷仲堪是東陽女婿，亦在坐。孚雅善理義，乃與仲堪道齊物，殷難之。羊云：「君四番後當得見同。」殷笑曰：「乃可得盡，何必相同。」乃至四番後一通。殷咨嗟曰：「僕便無以相異。」歎為新拔者久之。

63 殷仲堪云：「三日不讀《道德經》，便覺舌本間強。」

64 提婆初至，為東亭第講《阿毗曇》。始發講，坐裁半，僧彌便云：「都已曉。」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，更就餘屋自講。提婆講竟，東亭問法岡道人曰：「弟子都未解，阿彌那得已解？所得云何？」曰：「大略全是，故當小未精核耳。」

65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，每相攻難。年餘後但一兩番，桓自歎才思轉退，殷云：「此乃是君轉解。」

66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，不成者行大法。應聲便為詩曰：「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為汁。其在釜中然，豆在釜中泣；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帝深有慚色。

67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，備禮九錫，文王固讓不受。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。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。籍時在袁孝尼家，宿醉扶起，書札為之，無所點定，乃寫付使。時人以為神筆。

68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，時人互有譏訾，思意不愜。後示張公，張曰：「此二京可三。然君文未重於世，宜以經高名之士。」思乃詢求於皇甫謐，謐見之嗟歎，遂為作敘。於是先相非貳者，莫不斂衽贊述焉。

69 劉伶著酒德頌，意氣所寄。

70 樂令善於清言，而不長於手筆。將讓河南尹，請潘岳為表。潘云：「可作耳，要當得君意。」樂為述已所以為讓，標位二

- 百許語，潘直取錯綜，便成名筆。時人咸云：「若樂不假潘之文，潘不取樂之旨，則無以成斯矣。」
- 7 1 夏侯湛作周詩成，示潘安仁，安仁曰：「此非徒溫雅，乃別見孝悌之性。」潘因此遂作家風詩。
- 7 2 孫子荆除婦服，作詩以示王武子。王曰：「未知文生於情，情生於文？覽之凄然，增伉儷之重。」
- 7 3 太叔廣甚辯給，而摯仲治長於翰墨，俱為列卿。每至公坐，廣談，仲治不能對；退，著筆難廣，廣又不能答。
- 7 4 江左殷太常父子，並能言理，亦有辯訥之異。揚州口談至劇，太常輒云：「汝更思吾論。」
- 7 5 庾子嵩作意賦成，從子文康見，問曰：「若有意邪，非賦之所盡；若無意邪，復何所賦？」答曰：「正在有意無意之間。」
- 7 6 郭景純詩云：「林無靜樹，川無停流。」阮孚云：「泓擘蕭瑟，實不可言。每讀此文，輒覺神超形越。」
- 7 7 庾闡始作揚都賦，道溫、庾云：「溫挺義之標，庾作民之望。方響則金聲，比德則玉亮。」庾公聞賦成，求看，兼贈賦之。闡更改「望」為「雋」，以「亮」為「潤」云。
- 7 8 孫興公作庾公誄，袁羊曰：「見此張緩。」於時以為名賞。
- 7 9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，以呈庾亮。亮以親族之懷，大為其名價云：「可三二京、四三都。」於此人人競寫，都下紙為之貴。謝太傅云：「不得爾，此是屋下架屋耳，事事擬學，而不免儉狹。」
- 8 0 習鑿齒史才不常，宣武甚器之，未三□，便用為荊州治中。鑿齒謝箋亦云：「不遇明公，荊州老從事耳！」後至都見簡文，返命，宣武問：「見相王何如？」答云：「一生不曾見此人。」從此忤旨，出為衡陽郡，性理遂錯。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，品評卓逸。
- 8 1 孫興公云：「三都、二京，五經鼓吹。」
- 8 2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：「張憑何以作母誄，而不作父誄？」退答曰：「故當是丈夫之德，表於事行；婦人之美，非誄不顯。」
- 8 3 王敬仁年□三作賢人論，長史送示真長，真長答云：「見敬仁所作論，便足參微言。」
- 8 4 孫興公云：「潘文爛若披錦，無處不善；陸文若排沙簡金，往往見寶。」
- 8 5 簡文稱許掾云：「玄度五言詩，可謂妙絕時人。」
- 8 6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，以示范榮期，云：「卿試擲地，要作金石聲。」范曰：「恐子之金石，非宮商中聲。」然每至佳句，輒云：「應是我輩語。」
- 8 7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諡議，看竟，擲與坐上諸客曰：「此是安石碎金。」
- 8 8 袁虎少貧，嘗為人傭載運租。謝鎮西經船行，其夜清風朗月，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，甚有情致；所詠五言，又其所未嘗聞，歎美不能已。即遣委曲訊問，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。因此相要，大相賞得。
- 8 9 孫興公云：「潘文淺而淨，陸文深而蕪。」
- 9 0 裴郎作語林，始出，大為遠近所傳。時流年少，無不傳寫，各有一通。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，甚有才情。
- 9 1 謝萬作八賢論，與孫興公往反，小有利鈍。謝後出以示顧君齊，顧曰：「我亦作，知卿當無所名。」
- 9 2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，既成，公與時賢共看，咸嗟歎之。時王珣在坐，云：「恨少一句。得『寫』字足韻，當佳。」袁即於坐攬筆益云：「感不絕於余心，溯流風而獨寫。」公謂王曰：「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」
- 9 3 孫興公道：「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，裁為負版袴，非無文采，酷無裁制。」
- 9 4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，見謝公，公笑曰：「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，特作狡獪耳，彥伯遂以著書。」
- 9 5 王東亭到桓公吏，既伏閣下，桓令人竊取其白事，東亭即於閣下另作，無復向一字。
- 9 6 桓宣武北征，袁虎時從，被責免官。會須露布文，喚袁倚馬前令作。手不輟筆，俄得七紙，殊可觀。東亭在側，極歎其才。袁虎云：「當今齒舌間得利。」
- 9 7 袁宏始作東征賦，都不道陶公。胡奴誘之狹室中，臨以白刃，曰：「先公勛業如是！君作東征賦，云何相忽略？」宏窘蹙無計，便答：「我大道公，何以云無？」因誦曰：「精金百鍊，在割能斷。功則治人，職思靖亂。長沙之助，為史所贊。」
- 9 8 或問顧長康：「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？」顧曰：「不賞者，作後出相遺。深識者，亦以高奇見貴。」
- 9 9 殷仲文天才宏瞻，而讀書不甚廣，傅亮歎曰：「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，才不減班固。」
- 1 0 0 羊孚作雪贊云：「資清以化，乘氣以霏。遇象能鮮，即潔成輝。」桓胤遂以書扇。
- 1 0 1 王孝伯在京，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，問：「古詩中何句為最？」睹思未答。孝伯詠「『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？』」此句為佳。」
- 1 0 2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：「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。」因吟嘯良久，隨而下筆。一坐之間，誄以之成。
- 1 0 3 桓玄初並西夏，領荆、江二州、二府、一國。於時始雪，五處俱賀，五版並入。玄在聽事上，版至，即答版後，皆粲然成章，不相揉雜。
- 1 0 4 桓玄下都，羊孚時為兗州別駕，從京來詣門，箋曰：「自頃世故睽離，心事淪蘊。明公啟晨光於積晦，澄百流以同源。」桓見箋，馳喚前，云：「子道，子道，來何遲！」即用為記室參軍。孟昶為劉牢之主簿，詣門謝，見云：「羊侯，羊侯，百口賴卿。」